

世界 全史速读

蔡磊◎主编

前中非独裁者博萨卡统治中非时，为所欲为，滥施暴政。当他吃人肉、让狮子吞食政治犯，残杀妇女儿童种种暴行被“大赦国际”公开揭露后，经非洲五国法官调查委员会予以证实，全世界为之震惊。对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博萨卡皇帝一世竟然激愤不已，一概斥之为“粗鲁干涉内政”，并大声疾呼：“一切外国势力对我们都无可奈何。因为我们有伟大的黑非洲社会发展运动这个唯一的、有能力领导中非人民开创新世纪的政党、有一支忠于这个党、忠于中非帝国、忠于博萨卡皇帝的特别能战斗而且战无不胜的军队。”他常对他尊敬的卡扎菲上校说：“西方国家的总统没有味道，巨大的事情都要议会来讨论，本国的电台和报刊可以公开对总统提出批评。那不是总统，那只不过是一个商店的服务员，货物虽多，但不是自己的。”世界新闻人物“坎帕拉恶霸”、“村暴君”、“原始的法西斯独裁者”伊迪·阿明，在1977年8月自封为“乌干达人民的救星”、“国家、民族十字勋章获得者”、“大英帝国的伟大继承人”、“非洲终身总统”、“非洲达达博士”。1979年已被推翻的乌干达人民在瑞士的西方记者采访时，终于在瑞士银行有大笔存款。他振振有词地说：“管理一个国家就如同管理一个私人公司。”

Shi Jie
Quanshi Suda

作为顽强地为自己的国家工作的总统，我有权享有更多的补偿。这是民主的美国著名杂志《福布斯》月刊称“世界最富有独裁者”的前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塞塞·塞科。他的财产较之美国最富有的个人还要多。他拥有10亿美元的财产。他不以为然地说：“担任这么大的国家的官职22年之后，这点财产算什么？”扎伊尔贫富悬殊不断扩大，一方面贪污腐败集团在寻找作乐，一方面被苦大众在困境中挣扎。一些有良知的扎伊尔知识分子对此提出了公开的批评。为此，这位靠军队起家的独裁统治者把自己的责任开脱得干干净净，倒打一耙。对知识界大声斥责：“国家政府和经济各部门的领导权都是知识分子掌握的；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各行政部门以及经济、金融、科学研究、教育卫生、司法部门都是由知识分子管理的。贪污腐败严重，知识界应该自责。”“究竟是谁在制造危机？如果说扎伊尔确实存在危机的话，那么首先是在知识界，尤其是在大学界应当严肃地进行思想上的反省。把所谓的制度危机和社会危机的责任归罪于一个政党或某一个人是站不住脚的。”“有些知识分子批评这、批评那，似乎一切都不好，乱发议论，扰乱人心。这是不好的。知识分子应该为维护国家的稳定做一些具体的事情。”前非洲独裁统治者马科姆贝勒有术，在一些国家的银行设立了众多秘密账户，存入数亿美元。他的财产究竟有多少，至今仍无法作精确统计。与科雷蒂一家挥霍奢侈的生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80年代中期非洲经济危机率高达60%—70%，工业生产率下降40%，一千多万入失业或半失业，全国人口中约有一半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世界 全史速读

图 1 世界全史速读

世界全史速读

World History

世界全史速读

世界全史速读

世界野史速读

蔡 磊 主编

(四)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全史速读/蔡磊主编.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7. 6

ISBN 978-7-104-02606-8

I. 世… II. 蔡… III. 世界史—通俗读物 IV. K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75505 号

世界野史速读

责任编辑: 万晓咏

责任出版: 冯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 100097

电 话: 010-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发行部)

传 真: 010-58930242 (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飞云印刷厂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123.25

字 数: 2491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104-02606-8

定 价: 678.00 元 (全 24 册)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 录

第一篇 史海钩沉

第三章 政坛丑闻

第一节 中美联盟的闹剧

揭露日本的阴谋 (487)

第二节 法国前总理贝雷戈瓦自杀 (507)

第三节 总统克林顿夫妇的一串丑闻 (523)

克林顿的婚外恋风波 (524)

克林顿夫妇与白水事件 (527)

解雇白宫职员风波 (538)

《拥有庄园》风波 (539)

性骚扰案 (541)

第四节 阿尔巴尼亚前总统阿利雅 (542)

第五节 勃列日涅夫的女婿被判刑 (555)

第六节 韩国老总统朴正熙殒命记 (564)

第七节 十九世纪美国总统竞选 (584)

第八节 被指控与黑手党有来往的意大利前总理安



世界全史速读

德烈奥蒂	(603)
第九节 意前总理克拉克西的悲剧	(619)
第十节 肯尼迪绯闻	(632)

揭露日本的阴谋

1915年1月1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席卷欧洲之后5个月，日本证实了端纳曾向芮恩施博士表示过的怀疑，又想绞杀经济落后、政治混乱的中国。它向自己的邻帮提出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要求，企图偷偷地达到控制这个国家的罪恶目的。

日本想要瞒天过海，不让世人知道它的这个行动。但是，善于使外交界坐卧不安的端纳就在近处。他以体现其在中国幕后活动的奇特方式，将日本的“二十一条”弄了出来。

中国撤消了日本在山东占有的权利。就在1月18日晚上，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先生来到居仁堂。他面对昏昏欲睡的中国总统，用那种听起来像是摩尔斯电码的省略词，宣读日本的所谓“不满”。他大拍桌子，临走时留下一份样式不详的文件，上面刻有无畏舰和机关枪的水印图案。

端纳那时在上海，正在张罗印行2月号《远东时报》的事。财政总长周自齐给他发来一份急电：“请速归。这里发生涉及盟邦的要事。”

当上海发出的快车晚上抵达北京站时，端纳走了下来，从此进入中国历史上令人激动的4个月。孙明甫前来迎接端纳，他挽着端纳的手，通过那些出站的嘈杂人群，再穿过有成群结队发着臭味的人出出进进的哈德门，走上那条伸向市

中心的马路。

那天晚上冷得够呛。风沙弥漫，寒气逼人，仿佛是北京的冬天。孙明甫说：“日置益赤膊上阵了。”

“啊？”端纳应了一声。

孙明甫接着说：“看来是动真的，但我看不出能走多远。中国人不愿说。据我所知，日本想要激怒每一个人，主要是中国人。”

他们雇了两辆人力车，向北京饭店走去。沿除街道凸凹不平，车子呼呼作响，颠得实在厉害。店铺已经收市，长长的木制百叶窗在门前投下暗影，细长的灯光透过百叶窗的缝隙不停地闪烁。各个店铺不断传来搓麻将的乒乓声，偶尔还有婴儿的啼哭。街道上男男女女，有缩鼻子的，有咳嗽清嗓子的，身穿缝制得又厚又重的棉衣，却冷得都缩着脖子。一只癞皮骆驼拴在路旁，满嘴流着口水。“王八蛋！”一位赶牛车的冲着一伙人力车夫骂了一句，因为他们像是鼓翅待飞的鸟儿，慢悠悠地挡住他的去路。

端纳和孙明甫跨进北京饭店，找个僻静的角落坐下谈几句。端纳不耐烦，起身要走，孙明甫拦住他说：“我有一份名单，你务必约见他们。”其中头一位是芮恩施博士，接着是周自齐，另外至少还有6位内阁总长。

“我要查个水落石出。”端纳说，匆匆地走了。

在美国使馆，向来慎重稳健的公使显然感到吃惊。

“最坏的一种勒索已经开始。”芮恩施博士宣称。

“我不感到意外。”端纳平静地说。



美国公使对东京的阴谋几乎毫无所知。他解释说，日本人一直严守秘密。显然，他们以所谓若有泄密后果自负的威胁，封住了中国人的嘴。

芮恩施博士在书房里来回踱步。他在粗壮的澳大利亚人面前站住，说：“只有你才能查出这桩丑事的真相。端，看在上帝的面，务必查出这些该死的人在搞什么名堂！”

端纳掐灭雪茄烟，道声“回头见”便走了。

周自齐的宅邸富丽堂皇，坐落在总布胡同的东端。当端纳进来时，这位财政总长通常那种高兴劲儿已经消失。他想说话，但因激动而结结巴巴说不出来。

“我们陷入该—该—该—该死的困境。”他终于脱口而出。

端纳挽着他的手臂走出来，穿过院子，来到“老齐”最喜欢的养鱼池。过去，端纳常见他坐在池边沉思，或者注视鲤鱼在睡莲中窜来窜去。

周自齐将一块小圆石投进水中。“你去上海前，”他说，“我曾告诉你正在发生某种卑鄙的事情，现在我也不能告诉你是什么事。我只能说的是，日本人正在要求某种东西。如果再要说的话，那就是东京可能在一场反政府的暴乱中支持孙博士。”

他们坐了下来，瞧着无数的水泡涌上地面。片刻之后周自齐说：“端，我们怎么办？”

形势从来没有这样严峻。历史上最大的阴谋之一已经开始，受害者由于害怕再受屈辱而不敢吭声。但是，要向盟邦



通报即将发生的事变，就必须查出事实真相。

端纳说：“老乔，你不用把日本的具体要求告诉我，我也不需要别人这样做。我有办法把这些要求弄出来。”

周自齐沉默无言。他从长袍的宽袖中抽出一把扇子。

“我写出我认为日本可能提出的所有要求，”端纳解释说，“乔，请你用铅笔把我写得不对的地方划掉。如有漏掉之处，也请你暗示一下，让我想到是什么事情。我再拿这张纸到其他政府官员那里去，同样搞它一遍。我迟早会得到“二十一条”的正确文本。然后，通过伦敦《泰晤士报》将其揭露出来。人们永远不会晓得我的消息是从哪里弄来的。”

一条鲤鱼绕着一片睡莲打圈圈，看了让人眼花缭乱。“我知道它为什么这样。”周自齐说。

端纳开始写。财政总长捡起一支铅笔，手伸过来划掉几处后问道：“什么地方制造军火？”于是端纳写下“兵工厂”。控制兵工厂是日本“二十一条”要求之一。如此这般，端纳将日本可能提出的每条要求都写了出来，周自齐划掉了几条，其余的留下。控制某些铁路，控制矿山、警察和军队，都是“二十一条”的内容。

此后几天，端纳挨个儿找了一些阁员，直至一份长长的一改再改的一览表写好为止。

不久，他给《泰晤士报》发海底电报，发出亚洲火患的第一次警报。但是，英国首都毫无动静，久未传来愤怒的抗议。端纳等了又等，感到很奇怪。他觉得，他的消息那么重要，《泰晤士报》应以大字醒目地刊登出来。

端纳经常拜访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爵士，但更多的是到附近的美国使馆找芮恩施博士，力劝他们将这十拿九稳的消息报告本国政府。朱尔典爵士非常小心谨慎，简直是泰然自若，丝毫不为所动。他总是说：“我没有官方消息，只听到一些谣传。”早在香港时，端纳已学会了忍耐。他对这位囿于传统的英国官员的思想并不陌生。芮恩施博士则是另一种态度。他眼光敏锐，端纳提供的新情况他全都呈报国务院。然而，由于美国记者无一风闻这桩亚洲大事，美国报刊因而也静寂无声。此外，伦敦对日本的丑行也不置一词。端纳的揭露到底出了什么事故？

2月的一天，他拜会美国驻华公使，见他正读威尔逊总统的一封信。“你听，”芮恩施博士说，接着念道：

“我觉得，在目前的谈判中，直接劝告中国，或者为她进行直接干预，只能对她有害无益。因为这一来很可能招人妒忌，引起日本的仇视，因此中国将要首当其冲……。现下我正在密切注视形势的发展，一旦需要可随时采取行动。”

端纳怀疑地说：“看来中国要独自支撑了。”

芮恩施博士把信折好，说：“欧洲的战斗令人讨厌。”

中国的总长们从此不敢再吭一声。每当端纳提起日本的要求时，他们只是眼睁睁地坐着。日置益先生更加使劲地拍桌子，硬要中国接受“二十一条”，一再强调中国必须严守秘密。可是不久，北京街头已略有所闻，许多外交官的夫人在喝茶时总是问：“你知道那些讨厌的小矮人在干什么？”

有一天，有新总部——从前俄国道胜银行大楼一间又脏

又小的办公室里，端纳正为《泰晤士报》写一篇电讯，美联社驻北京通讯员摩尔走了进来。他开玩笑地说，他猜想端纳又在玩鬼把戏，后裤袋里藏着日本的“二十一条”。端纳微微一笑，从打字机上拉出那篇电讯，交给摩尔。

摩尔吹着口哨。“这个准确吗？”他问。

端纳点点头：“可能比这更糟糕。”

摩尔请端纳给他一份。端纳表示同意，但嘱他不要泄露是哪儿弄来的。当晚，这位美联社通讯员将电讯发了出去，翌日上午就收到第一个反应。摩尔沮丧地把一份电报扔在端纳的办公桌上。该电报由美联社总经理斯通签署，内容是：“珍田舍己男爵断然否认你的电讯。请告消息来源。电讯收到之前已被耽搁。”

摩尔说：“端，我不能电告他们是你提供的消息。我不能欺骗你，但究竟怎么办才好？”

端纳又嘱摩尔严加保密，叫他去找周自齐和外交部顾问顾维钧博士，只向他们问一个问题：我的电讯中对日本的要求是说多了还是少了。

中午时分，摩尔怒气冲冲地回来。他大声嚷嚷，说他已把那件大事告诉“亲日”的斯通，又电告他不能泄露消息来源，而且指出他的头一篇电讯只是谨慎的报道。

斯通显然生了气，复电说：“电告消息来源，我才发表你的报道。”摩尔再次加以拒绝。他好久得不到回音，但得到时却令他震惊。原来美联社一位名叫史密斯的新人来到中国，摩尔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被解职了。

就端纳所知，关于那篇报道在美国的“内幕”更是令人愤慨。珍田舍己曾从华盛顿给纽约的斯通打电话，警告说：“如果你发表这篇报道，那将意味着战争！”珍田并不明指对谁开战，但斯通大概认为自己是那消灾弭祸的巨人歌利亚，轻率地叫编辑部“删掉”那篇报道。

东京越来越感到失望，屡催中国进行秘密谈判。为了探出泄密的线索，它耍尽了花招，其中一个更是费尽了心机。日本驻华使馆三等参赞、态度温和的船津辰一郎，以研讨中国艺术为名，宴请财政总长周自齐。周是惟一的客人，当他同东道主走进餐厅时，心里直嘀咕：“这个小矮人想搞什么名堂？”

日本参赞对中国的织绵、制陶、木版印刷和石刻颇为内行，侃侃而谈。周自齐洗耳恭听，时而微笑，时而点头，耐心地等待船津辰一郎剥去其伪装。周终于开了腔：“现在我该走了。”

船津辰一郎迅即回答：“哎，别走，咱们到客厅里。”

周自齐注意到，一幅世界大地图早已挂在那里。日本参赞又是鞠躬，又是微笑，向地图走去。

“我希望你注意，”他说，“有多少陆地被正在欧洲互斗的列强占有，而黄种人又占有多少。你瞧，从日本直至中国、印度支那、马来亚、荷属东印度、缅甸、印度、阿富汗、阿拉伯、非洲、巴勒斯坦、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和土耳其，这块陆地都是非白人住着。”船津辰一郎眼光闪烁，神采飞扬。“实际是由亚洲人占有。”他得意洋洋地

说。

周自齐面无表情，像如来佛一样凝视小个子的日本外交官。

“啊，”船津辰一郎继续说，“日本提出那些要求的理由是——”

周自齐一动也不动，平静地问：“什么要求，船津先生？”

船津辰一郎微微弯腰，搓着双手。“你知道是什么要求！”他颇为不快，嘶嘶地说。

“我不知道，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哼，你是内阁成员——你应该知道！”

中国财政总长打开扇子，在颌下扇了几下。

“哎，你错了。他们什么也不告诉我。”

船津辰一郎不大相信，怀疑地瞪眼注视周自齐。他轻轻地弹了弹香烟，停了片刻才说道：“好的，没关系。”并转向地图。“我想告诉你，日本提出那些要求，是要帮助中国，而不是伤害中国。日本认为，亚洲应结成共同体，跟白种人作斗争。头一拳应从中国打出去。但是，中国毕竟不可能表示愿给我们日本想要的东西。那些要求能使这样做变得比较容易，也就是让日本用力一击时有个借口。”船津掐灭吸了一半的香烟，接着说：“我们提出的是上策。很显然，你们总要有人来治理国家。我们打算为你们来治理。如果英、美以为中国请我们来作指导，他们会施加压力，不让你们这样做。日本提出要求——咳，那就不一样了，他们会刺耳地大

叫大嚷，出来阻拦，但日本才不理他们那一套呢。”

船津辰一郎离开地图，摇摇摆摆地走近周自齐，几乎是愤怒地脱口而出：“对那些驻在你们首都的盛气凌人的公使，你们不是感到厌烦吗？他们可不敢在东京拍桌子；如果胆敢这样，就送他们回老家。”

日本参赞有点喘不过气来，稍为停顿了一下。“德国人将打赢这场战争，”他继续说，“协约国将被德国榨干血汗而战败，这将促进我们神圣的计划。你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那就是联合起来的亚洲人，就要掌握自己和世界的命运。我们将把所有外国人踢出中国和远东——”

周自齐显出很感兴趣的样子，插进来问道：“这要用多长时间？”

“大约7年。”

“呵，你们用7年挤走外国人，可是列强在这期间会干些什么？”

周自齐不待对方回答，便接着说：“对不起，我该走了。”

他前往端纳的寓所，将其搪塞船津辰一郎的情况详细告诉他。

“哎—哎—哎呀！”周大声说，“我不想让那该—该—该死的杂种缠着我。”

在摩尔收到斯通那封草率的电报之后不久，端纳在北京饭店偶遇《芝加哥日报》驻北京记者纪乐士。像其他记者一样，他也认为端纳提供的消息比任何使馆官员和政府部长的

更可靠。“端，日本人干的这种事儿有多严重？”他问。

“很糟糕，比尔。我怕伦敦不刊用我的文稿。如果你想报道，不妨拿去一试。”

端纳把一份有关日本要求的摘要交给他，而且也像嘱咐摩尔那样，劝他多加小心，别把消息来源泄露出去。《芝加哥日报》发表了纪乐士的报道，一字不改。这是世界上首次披露日本“二十一条”的独家新闻。虽然送给别人得来一条不易的新闻在竞争激烈的新闻界并不多见，但端纳还是像纪乐士一样感到高兴。

日本各驻外使节当即矢口否认。因此，端纳于翌日收到《泰晤士报》一封电报：“注意核实有关日本的所有消息。有理由相信来自北京的每件事情都被有意歪曲。”在电报上签名的是《泰晤士报》国际版主笔威克姆·斯蒂德。

由于这封电报和美联社发给摩尔的电报均要求证实日本的行动，端纳便为此去找周自齐。“瞧，老乔，”他说，“你们已陷入困境，这你也晓得。若想我来帮忙，就必须给我那些要求的正式译文。”

周自齐站起来走近窗口，注视附近楼顶那面民国五色旗，它无精打采地悬挂在那里，懒洋洋地飘动。

端纳接着说：“日本驻外使节显然奉命否认来自中国的一切消息。日本以为它能一手遮天。该死的，难道我们能让它逃之夭夭，不受惩罚？必须揭穿它的阴谋，必须将正式译文交给朱尔典爵士和芮恩施博士。”

周自齐转过身来，“可—可—可是，”他说，显得紧张不

安，“不能这样做，这些人一人一人要向我们发一发发脾气。他们已在北方调兵遣将。日置益先生今天告诉我们，他们的舰队正向这边开来。”

端纳本来很爱激动，这回却变得温文尔雅，谆谆善诱。他靠在椅子上。

“老乔，总有一天要决定生死。”他说，“可是中国不论生死都没有作好准备，只是游移于两者之间，不死不活，危如累卵。中国老是这样，一有困苦只会哀声哭诉。你们的人像绵羊一样驯顺地站着，盼望和祈求有个牧羊人前来挡开剪毛的人。但是，现在我们面临是这样的形势，即使你苦苦哀求，乞人行善，也无济于事。记得一位老舰长对我说过：“风险越大，越要去冒险。”

周自齐无言以对，端纳便接着说，他已想出一种办法，既能看到日本那些要求的正式译文，又不致涉嫌任何人。他做事向来干脆利落，当即概述一项计划，其重点放在袁世凯的政治顾问莫理逊博士身上。如果此计成功，端纳便能得到英、美驻华公使一直等待的那份正式文件。

第二天，端纳拜访莫理逊博士。

“乔治，”他说，“我来这里是要告诉你一项计划——”

“我已晓得。”莫理逊打断他说，“我一直跟周先生商谈。”

“怎么？”端纳乐呵呵地问。

“那是一桩冒险事儿。”莫理逊直截了当地说。他站了起来，别有深意地望着端纳：“对不起，我到书房去一下就